

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

易卓奇 著

迷失

群众出版社

一对生死冤家的不同人生境遇
真诚讲述一个死刑犯心灵迷失的过程
为深度研究犯罪心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鲜活素材

袒露犯罪心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追寻犯罪根源——错是自己造成的

全书所展示的生活真实感和历史厚重感，令人产生灵魂的震撼与深思

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

易卓奇 著

迷 失



群众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失 / 易卓奇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014 - 5268 - 2

I. ①迷…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7982 号

迷 失

易卓奇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 9.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7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268 - 2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和公安部建部 65 周年之际，为生动、形象地反映公安工作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取得的成就，讴歌公安民警英勇无畏、忠诚奉献的感人事迹，讲好警察故事，塑造民警形象，凝聚警心，激励斗志，公安部宣传局特组织编辑出版“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全国公安文学创作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最高成就。

为了编好这套丛书，公安部宣传局经与全国公安文联、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认真研究，从全国公安系统遴选出十二位公安作家，并最终确定其中六位公安作家及其代表作收录于丛书中率先出版。这六位作家及其代表作是海岩与《玉观音》、武和平与《掩盖》、张策与《新闻发言人》、魏人与《爸爸

父亲爹》、刘广雄与《白领黑枪》、易卓奇与《迷失》。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全国公安协主席海岩的代表作《玉观音》，是海岩小说中最具浪漫和理想色彩的一部作品。该书于2000年8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2007年荣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并曾荣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

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和平的代表作《掩盖》于200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被《北京青年报》《文汇报》及新浪网、小说网等多家媒体连载，曾荣获公安部第九届金盾文学奖。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张策的代表作《新闻发言人》，生动深刻地剖析新闻发言人这一特殊职位，文笔清新，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文学精品。原作曾分篇刊载于《啄木鸟》杂志，荣获公安部第十届金盾文学奖。

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编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魏人的代表作《爸爸父亲爹》原载于《啄木鸟》2005年第6、7期，2007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时书名为《我的爸爸父亲爹》，2013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爸爸父亲爹》。

全国公安边防部队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广雄的代表作《白领黑枪》，系中国首部高科技犯罪小说。这部小说是刘广雄公开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啄木鸟》杂志于2001年第9、10、11、12期连载时，名为《双刃剑》；群众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时，书名改为《白领黑枪》。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室主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易卓奇的代表作《迷失》，于2009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荣获第一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长篇小说类一等奖。

“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丛书的出版，生动地展现了公安文学创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是公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我们相信，它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公安文学创作走向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群众出版社
2014年8月

目 录

引 子 / 001

第一章 / 003

一、为爱而死 / 003

二、市长杀人 / 009

三、穷途末路 / 014

第二章 / 020

一、童年往事 / 020

二、孽债 / 028

三、批斗 / 050

四、表现 / 054

五、幽灵 / 058

六、回城 / 071

第三章 / 082

一、机遇 / 082

二、邂逅 / 091

三、马家故事 / 99

第四章 / 116

一、收审的日子 / 116

二、不肖之子 / 128

三、“炼狱” / 132

四、再立新功 / 149

第五章 / 163

一、新生 / 163

二、原始积累 / 167

三、网恋 / 181

四、分手以后别再见 / 187

五、空手套白狼 / 191

六、老侦探遇到新问题 / 201

第六章 / 212

一、天机 / 212

二、市长家的座上客 / 217

三、温柔陷阱 / 230

四、情感的事 / 239

五、真相 / 251

六、最后的博弈 / 259

第七章 / 270

一、感悟人生 / 270

二、与陈功对话 / 278

三、“上路”也难 / 285

尾声 / 296

引 子

刑侦支队队长马东骥突然接到市看守所老所长易爹的一个电话，说明天就要执行枪决的死囚胡卫国指名要求见他。马东骥一刻也没停留，立即开车去了郊外的看守所。

马东骥一路上都在琢磨，胡卫国这个时候还找他干什么？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还有什么重要情况要举报？这种行刑前还揭发的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死刑犯到了刑场还叫喊“枪下留人”，说有重要情况举报。只要行刑的命令没有下达，或就算下达了，只要枪手手里的扳机还没扣下，一切都还来得及，最后一次转机还有可能出现。难道胡卫国也想找个转机？也想临死前来一个枪下留人？如果换成别人，马东骥会相信，可他是胡卫国，马东骥就不相信了。

马东骥太了解他了。他俩一块儿长大，一起读书，一起下乡，一起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十年，打了几十年交道，彼此间了如指掌。胡卫国不是这样的性格，他不会把话留到死前来说。当马东骥把手铐戴在他的手腕上的时候，胡卫国就知道这一回他真的是末日到了，根本没等马东骥开口，他就把什么都说了，怎么会留点儿什么绕着弯子等到现在才说？

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那是为什么？他还想上诉？早过了上诉期。接到判决就给了他，

他明确表态不再上诉。再说，上诉也用不着找他这个刑侦队长呀。公安机关的程序早就走到位了，胡卫国还找他干什么？

马东骥想不出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时候胡卫国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比如跟家人传个什么话的，找谁谁都不合适，也不可能，只有找马东骥，这是他唯一的机会。胡卫国只要说一声有情况要报告，他这个刑侦队长马上就可以得到批准见人。

马东骥匆匆忙忙地赶到看守所，易爹很快就把戴着脚镣、手铐的胡卫国带到了接见室。

尽管各自的身份不同，可这个时候见面，彼此的感受却是相似的：难受，痛苦。

马东骥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切安慰、一切问候都是多余的，对一个即将上路的人连告别都不合适。

唯有沉默。

胡卫国把一沓厚厚的材料递给马东骥，什么也没说。

马东骥看着那一堆材料，有些疑惑，问这是……胡卫国说，看了你就明白。马东骥问，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胡卫国说，如果可以的话，替我去看看我的母亲。

马东骥说，放心吧，我会常去看她，就像看望自己的母亲。

胡卫国没再说什么，盯着马东骥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马东骥想把他喊住，真还想说点儿什么，毕竟从小一起长大，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话可说，可胡卫国已经走了，传出来的只有沉重的脚镣声，它像棒槌一样敲打在马东骥的心坎上。一直等胡卫国的背影完全消失在过道里，马东骥才难过地离开了看守所。

回到办公室，马东骥立即打开了胡卫国给他的那份材料。那不是什么举报，也不是什么上诉，而是一份死囚的“绝笔”。马东骥拿起“绝笔”就无法再把它放下，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第一章

一、为爱而死

欧阳惠琴原本是我的秘书，也是我的女人，我们曾经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曾经爱得死去活来，可是自从那次陪着我的“初恋情人”张娅芝从上海治病回来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张娅芝是我二十多年前一个知青点的知青、团支部书记，我第一个“暗恋”的女人。早就听说她跳洞庭湖死了，可突然有一天她在我的基建工地上被两个抢劫的犯罪分子用刀捅了，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当我知道了她的身世之后，我不仅帮她保守了一个“绝顶”的秘密，还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她唯一的“亲人”，担负她所有的治疗费用。

我暗中帮助张娅芝，没有告诉任何人，连我公司里的人也不知道，就连欧阳惠琴也不知道。张娅芝躺在医院里，每一次都是我一个人进一个人出。我请了一个看护，是个外地人，我跟她说病人是我妻子，人家也就一直把我们当一家人看，没有人知道这其中的秘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两个男人知道她这个叫张娅芝的女人还活在世上之外，几乎没人知道还有她这么个人。

也许因为我经常不声不响地出门，也许欧阳惠琴也意识到我对她隐瞒着某个秘密，我们俩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这种变化我一直都没有察觉。直到有一天，我从上海回来，打开房门，一下子傻眼了：两个赤裸的男女正躺在我的床上干那事！

躺在我床上的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是我的哥们儿——中南建筑集团董事长王连胜。看到他俩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血压在急剧地上升，头发已经直立，我冲到厨房拿起了一把菜刀。我瞄准床，狠狠地劈了过去，可实际上，菜刀却被甩到了柜子上。我还有理智，不至于杀人，在拿起菜刀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已经平静下来了。

我是几进宫的人了，莫说砍死人，就是砍伤人我也得完蛋。我不会也不能做傻事。在我甩出菜刀的时候，我就看准了目标，就是柜门，我其实就是想吓唬吓唬王连胜。

我说，接着干呀，继续！

王连胜被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衣服也没穿，跪在地上跟我求饶，说要多少钱都可以，就是别杀他，也别报警。王连胜是了解我的，真要在气头上，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真的有些于心不忍，我让他起来，穿好衣服。

他穿好了衣服，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罪人，非常胆怯，左一声对不起，右一声对不起，让我说个数。他说他只能用钱来跟我赎罪。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这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吗？我把你最心爱的女人睡了，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你愿意吗？

他忙赔不是，说爱情是无价的，都怪我鬼迷心窍，我不是人，禽兽不如，要不这样，我自己动手，卸下只手给你？

我说算了吧，事情都发生了，难道也想我去把你心爱的女人干了不成？我既不需要你的手，也不需要你给我一分钱，我不想乘人之危。现在，是你有负于我，我不能再做有负于你的事情。

他说那怎么办？你总得让我补偿，我太无耻了，你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干什么都行，你说。

我沉默了，抽着烟，很久不说话。

他说，你说话呀，骂我也行，打我一顿也行，我他妈太不是东

西了。

我说这样吧，你帮我一个忙，算我求你……

他忙说别，别！你这比打我还让我难受，现在是我对不起你，你倒还来求我，这算什么呀？你直说吧，只要我能做到，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我“求”王连胜把欧阳惠琴接过去。我知道，王连胜真是喜欢上欧阳惠琴了，看到她就恨不得把她吞了，看不到她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我对这个女人已经没有了兴趣，也没有了感情，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

这样，我和欧阳惠琴的关系就走到了尽头……

欧阳惠琴是那种特会来事的女孩儿，总能把王连胜的情致调节到极致。他俩天天形影不离，完全沉浸在热恋之中。

王连胜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出手常常很大方，项链、戒指、高档服装，他把对别的女孩子的手法全都用上了，可欧阳惠琴偏偏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给她买什么她不要什么，所有女孩子都喜欢的东西她却一样都不要。王连胜就纳闷，问为什么。欧阳惠琴说不为什么，就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你以为所有人都是看着你口袋里的钱？你错了，要钱，我在胡卫国那里不能弄到？你这人厚道、实在，不像胡卫国，一肚子花花肠子，从来就没把我当回事，我要的是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不是要你的东西，不是冲着你的钱来的。这话说得王连胜心里美滋滋的，比吃蜜糖还甜。他身边也有过不少的女人，那些女人都是盯着他的口袋的，谁都要捞上一把，还没有一个什么都不要的。这让他感动不已，让他兴奋异常，发誓一辈子就爱她这一个女人。他曾不止一次提出要跟欧阳惠琴结婚。他老家有个老婆，早已跟他名存实亡，分了几百万的财产单独过了，离婚只是办个手续的问题。

这年头已经没几个好男人，也没几个好女人了。男人常常感叹女人：漂亮的不下厨房，下厨房的不温柔；有主见的没女人味，有女人味的乱花钱；不乱花钱的不时尚，时尚的不放心，放心的没法看。

女人也常常感叹男人：有才华的长得丑，长得帅的赚钱少，赚钱多的不顾家，顾家的没出息，有出息的不浪漫，会浪漫的靠不住，靠

得住的又窝囊，没几个男人是好东西。

只要有机会，谁都偷偷想把情人会。情人就像手机，老婆就像电视。男人们常常在家看电视，出门带手机，破产了卖电视，发财了换手机，偶尔看电视，整天玩手机，电视终身不收费，手机欠费就停机。二十多岁的男人学坏，抱着同一代唱着同样的爱。四十岁男人已经学坏，抱着下一代唱着迟来的爱。五十岁的男人最坏，抱着第三代唱着糊涂的爱。做女人一定要经得起谎言、受得起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诺言，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要相信男人那张臭嘴……

在王连胜看来，欧阳惠琴简直就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又漂亮又温柔又有女人味，居然还不是盯着他的钱来的，这女人实在难得，足足能让他爱上一辈子。对于欧阳惠琴来说，所有女人的叹息就是她的叹息，对于男人的甜言蜜语她已经看得很透，她心里一直有她自己的主见。王连胜真想跟她结婚，她却并不着急，她不像那些没有一点儿耐心的女孩儿，说不了三句话就直奔主题。王连胜说咱们结婚吧，她却说别急，结婚的事情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还是以后再说吧。

王连胜也不好强求，俩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亲密无间，两个人的感情好得不行。王连胜说咱们还是结婚吧，我不能让你跟着我过这没名没分的日子。

欧阳惠琴说，这样吧，跟我一块儿回去听听我爸妈的意见，我爸妈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怎么也得他们同意才行。

王连胜说行，看看就看看，在他看来这不是什么问题，虽然比欧阳惠琴大了二十多岁，可他有经济实力作后盾，像他这样身价过亿的老板不是女人愿不愿意要他，而是他愿不愿意要女人。他要高兴，女人就没有不高兴的，他有足够的自信。

可没想到的是，王连胜跟着欧阳惠琴回她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欧阳惠琴的家在当地也是大户，她父亲办了一个机械加工厂、一个涂料厂，虽然没有王连胜有实力，却并不缺钱花。看着女儿带着一位跟父母一样大岁数的男人回来，谁都不满意，表面上欧阳惠琴的父母很客气地接待了王连胜，吃饭、喝酒，热情有加，背地里却把欧阳惠琴臭骂了一顿，坚决拒绝了这门婚事。欧阳家找了个借口把女儿

留下，让王连胜一个人先回去了。

欧阳惠琴在家里待了两天又跑回王连胜的别墅，再次投进了王连胜的怀抱。

俩人云雨过后，欧阳惠琴并没有急于告诉王连胜她父母的态度，却陪着王连胜喝起酒来。几杯下肚，欧阳惠琴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王连胜本来这两天就度日如年，看到欧阳惠琴回来高兴得要命，现在看到爱人如此痛哭，就抱着欧阳惠琴问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欧阳惠琴就告诉了王连胜她父母的态度，说他们的爱情走到了尽头，一切都将结束。

王连胜本来以为这一次欧阳惠琴回来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可以从此与欧阳惠琴厮守了，没想到结果让他彻底失望，他的情绪一下子降到了冰点。或许是受了欧阳惠琴的感染，或许是真的伤心，王连胜大哭了一场，也不知哭了多久，他终于清醒了，第一个想法就是该补偿补偿欧阳惠琴，过去是为了长相守，现在这种可能性彻底破灭，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白跟自己一场。王连胜就从保险柜里拿了一个存有一百八十万元的折子放进了她的口袋，密码什么的都告诉了她。欧阳惠琴却一点儿也没有兴趣，哭得更伤心，这让王连胜更加难过，一边跟着流泪一边耐心劝导。欧阳惠琴对未来已经完全感到绝望，为了表明她对王连胜忠贞不渝的爱情，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说着就跑进厨房拿起菜刀要自杀。王连胜说既然你不想活我也不想活了，咱们一块儿死吧，听说王连胜要跟着自己一起死，欧阳惠琴兴奋得要命，抱住王连胜缠绵了一阵，然后俩人商量怎样结束生命，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已经深夜一点多了，要想死得不痛苦都难，身边除了一把菜刀还有几片剃须刀。欧阳惠琴说用剃须刀吧，用剃须刀割腕，不行再用菜刀，我们生不能在一起了，死也要死到一起……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俩人在桌上随便找了一张纸写下了他们的誓言：为爱而死！

几乎在同时，他们拿起了剃须刀割开了自己的动脉。王连胜唯恐自己不死，还用菜刀连砍了自己几刀，直到无力地躺在地上……

家里的保姆听到了厨房的响声，赶紧跑来看。一看就惊呆了，她

吓得大喊救命，可这深更半夜里还有谁能听见她的喊声，这又是个独栋的别墅，连过路的人都没有了。这保姆还算有头脑，立即打110报警了。

不到一刻钟，侦查员就赶到了现场。王连胜家满地是血，王连胜已经断气，欧阳惠琴还有一口气，侦查员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抢救。

侦查员马上勘查现场，询问保姆，调查王连胜和欧阳惠琴双方的亲属，寻找现场的蛛丝马迹。

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都足以证明王连胜和欧阳惠琴是殉情自杀，特别是王连胜和欧阳惠琴留下的绝笔信和欧阳惠琴父母提供的重要情况，都成了他俩殉情自杀的最好的明证。侦查员非常认真地勘查了现场，没有发现任何他杀的痕迹。

按照常理，这起案子可以这么结案，可案子到了马东骥手里，他却觉得这案子不那么简单，他没有急于下结论。他又跑到现场仔细看了一眼，没有发现什么，又跑到医院去调查。欧阳惠琴还没有脱离危险，无法接受调查，最终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死者王连胜身上。经过对王连胜尸体的进一步检查，马东骥终于发现了王连胜手腕上的刀口有问题，那是一个致命的破绽……

马东骥随即召开了案情分析会，重新讨论这起殉情自杀案件，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此案为殉情自杀，铁证如山，有俩人的绝笔，有现场勘查的结论，还有大量访问调查，特别是欧阳惠琴的父母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欧阳惠琴带着王连胜两天前回家征求家长意见，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后才走上了绝路，所有的证据都足以证明这是一起自杀案件。马东骥却说这根本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谁都不理解刑侦队长怎么说出这话，明明是自杀，怎么会是他杀？凶手是谁？王连胜家除了王连胜、欧阳惠琴和保姆再没有第四个人，现场也没有第四者的痕迹，难道是保姆把他们两个人杀了？

马东骥说凶手是谁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连胜的死不是自杀所致，而是他杀，理由很简单，就是他那个割腕的刀口不是他自己留下的，而是别人帮他割的。

这让他的手下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谁都看见，王连胜身旁扔下的

剃须刀刀片上留着王连胜的指纹，血型和王连胜的血型完全相同，这是铁证，没人可以推翻，队长怎么会说不是自杀？

马东骥说，什么也别说了，重新调查吧，相信我的判断，不会有错的。

这样，警方的侦查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案件由自杀变成了他杀，由殉情变成了谋害，一起殉情事件很快上升为特大命案。

警方的侦查工作在紧张地进行。

二、市长杀人

我是在王连胜的案子发生两天后接到马东骥的电话的，他问我，你在哪里？我说，我在上海。他说有个案子需要找我了解一点儿情况，问我能不能马上回来一趟。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问他是什么案子。马东骥说电话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赶快回来吧，回来再说。我说行，我马上回来。

其实，什么案子我早就知道了，欧阳惠琴和王连胜殉情自杀，一个死了，一个危在旦夕，这我知道。尽管我人在上海，可江洲发生的大事我不会不知道。马东骥为什么不在电话里告诉我什么案子？为什么不在电话里问我的情况？凭我们俩的关系，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都可以问，为什么非要我回去再说？连那俩人殉情的事情都不肯告诉我，什么意思？难道他怀疑我了？

原本马东骥不来电话我也准备回去的。这一次陪张娅芝来上海治病又有一个多月了，张娅芝要做的手术已经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她的病情已经稳定了，医生说可以出院了。我便打电话给医院，准备带张娅芝回来。然而接到马东骥的电话之后，我反而犹豫了。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找我？王连胜的案子与我有何关系？我自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怀疑，我人在上海，王连胜死在江洲，怎么也扯不到我的身上。当然，欧阳惠琴过去是我的秘书、情人，现在是王连胜的秘书、情人。王连胜这段时间跟我关系不错，这一切马东骥都清楚，

找我问问情况是自然的。这很正常，有必要吞吞吐吐、神神秘秘的吗？

看来他真的怀疑上我了。

我拖了两天，没想到马东骥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我都答应马上回来。到了第三天，我正接他电话的时候，他的手下吴强带着另一个便衣警察已经到了我的面前。我一下子惊了，心想完了，我的手机已经被他监控了，更确切地说，我已经被他盯上了。

我心里有过短暂的惊恐，这马东骥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列为他的侦查对象了？可我心里的惊恐很快就过去了，我在心里安慰自己，我什么都没做，我怕什么？我镇定自若，还请吴强他们一起帮忙，租了一辆救护车，告诉他们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就算再大的事情也得把病人安顿好。这样，他们就跟我一同把张娅芝从上海接到了江洲，径直送到了江洲市第一医院。

一切安顿好之后，我跟吴强他们去了刑侦队。

我说东骥你真行，我犯什么法了？用得着你这么兴师动众吗？还监听我的电话，用得着你费这么大的心思吗？什么意思？

马东骥不解释，只说有点儿事要问我。

见他不多说我也不好多问，也不能跟他计较什么，有些事情都是在心底里较量，他在揣摩我，我也在揣摩他。

他说王连胜死了，说话的时候就一直用眼睛看着我。

我说知道了，公司的同事告诉我了。我说得非常平静，像谈家常一样。

他说，你不想说点儿什么？

我说，我说什么？王连胜这么痴心，也难得他有那片心。

他说，这么说你也以为他是自杀？

我说，不是我以为他自杀，是事实，难道不是吗？

他说，是不是事实在现在也不能肯定，急着找你就是想了解欧阳惠琴这个人。说说吧，她过去是你的人，你对她有什么印象？

我忙问，她怎么样了？

他说，还没脱离危险。

我问，能不能去看看？